

秦漢史

文白对照版

中

吕思勉

著

束江涛 张德强 张坤 译

沈阳出版社

秦漢史

文白对照版

中

吕思勉

著

束江涛
张德强
张坤
译

沈阳出版社

第八章
后汉之兴

第一节 更始刘盆子之败

新市、平林之兵，本属饥民，苟以救死，侥幸昆阳一胜，王莽自亡，更始移都长安，遂若汉室复兴者。然功业终非可幸致，新市、平林诸将，其无规模太甚，遂至为赤眉所覆。而赤眉之不成气候，尤甚于新市、平林，于是出定河北之偏师，遂因缘时会，而为海内之真主矣。

新市、平林的军队，本来就属于饥民，苟且希望能够幸免于死，侥幸昆阳的一次大胜，王莽自取灭亡，更始帝移都长安，好像汉室复兴了。然而天下最终不可能靠侥幸取得，新市军、平林军诸将，都没有什么才略，从而被赤眉军所颠覆。然而赤眉的不成气候，比新市军、平林军更严重，于是外出平定河北的偏师，趁着有利时机，进而成为海内的真命天子了。

《后书》言更始之立也，南面立朝群臣，素懦弱，羞愧流汗，举手不能言。及入长安，居长乐宫，升前殿，郎吏以次列庭中，更始羞作，俯首刮席不敢视。诸将后至者，更始问虏掠得几何，左右侍者皆宫省久吏，各惊相视。此皆诬罔之谈。更始在民间，已能结客为弟报仇，斯盖豪杰之流，安有懦弱至此之理？刘知几说，见《郑兴传》。史通·曲笔篇。《郑兴传》言：更始诸将皆山东人，咸劝留洛阳。兴说以山西豪杰，久不抚之，恐百姓离心，盗贼复起，国家之守，转在函谷。更始曰：“朕西决矣。”即拜兴为谏大夫，使安集关西及朔方、凉州。其英断为何如？《玄传》所云，盖久宦者自谓能知朝廷旧章，而轻视起于草野之主，遂为此诬罔之辞。不独更始，即史所传刘盆子之事，亦不尽可信也。更始之败，盖全由为群盗所把持，不能自振。然群盗中亦非无有心人，史称李松与赵萌说更始：宜悉王诸功臣。朱鲔争之，以为高祖约，非刘氏不王。更始乃先封宗室，后遂立诸功臣为王。鲔辞曰：“臣非刘宗，不敢于典。”遂让不受。可谓不苟得矣。乃徙鲔为左大司马，本大司马。刘赐为前大司马，使与李轶、李通、王常等镇抚关中。以李松为丞相，赵萌为右大司马，共秉内任。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，有宠，遂委政于萌，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。群臣欲言事，辄醉不能见。此盖迫不得有所豫，非

荒淫也。史称萌私忿侍中，引下斩之，更始赦请不从，可见其权力之大。于是李轶、朱鲋，擅命山东；王匡、张卬，横暴三辅。其所授官爵者，皆群小贾竖，或有膳夫、庖人。长安为之语曰：“灶下养，中郎将。烂羊胃，骑都尉。烂羊头，关内侯。”自是关中离心，四方怨叛。诸将出征，各自专置牧守，州郡交错，不知所从，而赤眉入关之祸起。

《后汉书》说更始被立为皇帝，面南站立朝见群臣，因为他素来懦弱，羞愧流汗，举着手却不能说话。等到进入长安，居住在长乐宫，登上前殿，郎吏根据自己等级位列庭中，更始羞愧，低着头，两手不知所措坐在席上不敢看。诸将后到的，更始询问掠夺了多少，身边的侍从都是在官省任职很久的官吏，听到更始的问话都惊得目瞪口呆。这些都是诬陷欺骗的话。更始帝在民间时，已经能够结交宾客为他弟弟报仇了，大概也是豪杰之类的人物，怎么会懦弱到这种地步呢？刘知几的议论，参《后汉书·郑兴传》。刘知几的议论，参《后汉书·郑兴传》。更始诸将都是山东（崤山以东）人，都劝更始帝定都洛阳。郑兴说以山西（崤山以西）的豪杰，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安抚，担心百姓离心，盗贼再次兴起，关系国家稳定的地方，转而变成在函谷关以西了。更始帝说：“我决定定都长安。”于是任命郑兴为谏大夫，使他安抚关西及朔方、凉州。他的英明决断怎样？《汉书·刘玄传》中的记载，大概是长久为官的人自以为知道朝廷旧的典章，而轻视起于草野的君主，因此便有这污蔑编造的记载。不只是更始，即使历史所传的刘盆子的事，也不可全信。更始的失败，大概全是由于他被群盗所控制，不能奋发有为所致。然而群盗中也并非没有有心人，史书上称李松与赵萌游说更始帝：应该封所有的功臣为王。朱鲋争论这件事，认为汉高祖有约，不是刘氏不得称王。更始于是先封宗室，然后封各功臣为王。朱鲋推辞说：“我不是刘氏宗室，不敢违背典章制度上的规定。”朱鲋推让不接受，可谓是个不苟得的人。于是调朱鲋为左大司马，本来是大司马。刘赐为前大司马，派他们与李轶、李通、王常等人镇抚关中。任命李松为丞相，赵萌为右大司马，共同掌控朝中事务。更始帝娶赵萌的女儿为夫人，很是宠爱，从而把国家政事交给赵萌，每天每夜都与妇人在后宫设宴饮酒。群臣想上奏政事，而更始帝喝得大醉不能接见。这大概是迫不得已有所防备，不能说是荒淫。史书上记载，赵萌因为私怨痛恨侍中，便派人把他从官中拖出来杀掉，更始求情，赵萌不听，可见赵萌的权力很大。于是李轶、朱鲋，专权于山东；王匡、张卬，在三辅骄纵暴虐。他们授予官爵的人，都是一群小人和奸商，或者是膳夫、庖人。长安为此兴起了一句谚语说：“灶下养，中郎将。烂羊胃，骑都尉。烂羊头，关内侯。”从这以后，关中百姓离心，四方怨恨叛乱。诸将出征，都自行设置州牧、郡守，州郡交替受命，不知该听谁的号令，这样，赤眉军入关的灾祸也就兴起了。

王匡之败也，赤眉寇东海，汉郡，今山东鄄城县西南。掠楚、沛、即彭城。汝南、颍川，还入陈留。

汉郡，今河南陈留县东北。攻拔鲁城，汉郡，今山东曲阜县。转至濮阳。汉县，今河北濮阳东南。更始都洛阳，遣使降樊崇。崇等闻

汉室复兴，即留其兵，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。更始皆封为列侯。崇等既未有国邑，而留众稍有离叛，乃遂亡归其营，将兵入颍川。分其众为二部：崇与逢安为一部；徐宣、谢禄、杨音为一部。战虽数胜，而众疲敝，厌兵，日夜愁泣思东归。

崇等计议：众东乡必散，不如西攻长安。更始二年，冬，崇、安自武关，宣等从陆浑关，

汉陆浑县，在今河南嵩县东北。两道俱入。三年，正月，俱至弘农。汉郡，今河南灵宝县南。时平陵人方望，立前孺子刘

婴为天子。方望者，隗嚣为上将军，聘请以为军师。更始二年，遣使征嚣及崔、义等。

义，崔兄。嚣将行，望以为更始末可知，固止之。嚣不听，望以书辞谢而去。其书辞旨，斐

然可观，见《后汉书·隗嚣传》。盖亦知略之士。是时与安林人弓林等于长安中求得婴，将至临泾

立之。临泾，汉县，今甘肃镇原县南。更始遣李松、苏茂等击破，皆斩之。又使苏茂拒赤眉于弘农，茂军

败。三月，遣李松会朱鲋与赤眉战于荔乡，《续汉志》：弘农有荔乡。松等大败，弃军走。时王匡、张

卬守河东，为邓禹所破，见第三卷。还奔长安。卬与诸将议：“勒兵掠城中，转攻所在，东归

南阳。事若不集，复入湖池中为盗。”申屠建、廖湛等皆以为然，共入说更始。更始怒，

不应，莫敢复言。此亦见更始非懦弱者。时赤眉连战克胜，众遂大集，乃分万人为一营，凡三十营。

进至华阴。军中常有齐巫，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。巫狂言：“景王大怒曰：当为

县官，何故为贼？”有笑巫者辄病，军中惊动。方望弟阳，怨更始杀其兄，并说崇等：

立宗室，扶义西伐。刘盆子者，城阳景王后。祖父宪，元帝时封为式侯。式，汉县，未详所在。父

萌嗣。王莽篡位，国除，因为式人。赤眉过式，掠盆子及二兄恭、茂，皆在军中。恭

少习《尚书》，略通大义。及随崇等降，更始即封为式侯，以明经数言事，拜侍中，从

更始在长安。盆子与茂留军中，属右校卒史刘侠卿，主刍牧牛，号曰牛吏。及崇等

欲立帝，求军中景王后，得七十余人，惟盆子与茂及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。乃书札

为符，又以两空札置笥中，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。三人以年次探札，盆子最幼，

后探得符。诸将乃皆称臣拜。盆子时年十五，被发徒跣，敝衣赭汗，见众拜，恐畏欲

啼。茂谓曰：“善藏符。”盆子即啮折弃之，复还依侠卿。案盆子列侯之子，兄通《尚

书》，著节更始，见下。虽曰少在兵间，流离失教，其野鄙似不至是。且时赤眉非贫弱，

岂有求得盆子令其探符，而犹敝衣徒跣者乎？亦见其言之不详也。赤眉本乌合求

食，是时累战皆胜，迫近长安，乃有取更始而代之之意。史称崇虽有勇力，为众所宗，

然不知书数；徐宣故县狱吏，能通《易经》，遂共推宣为丞相，崇御史大夫。则崇之不

堪人主可知。崇等既不堪人主，当时情势，自以立宗室为宜，欲立宗室，自应于乡里

中求之。盆子年最少，易于操纵，此盖其所以得符，齐巫狂怒，亦未必非篝火狐鸣类

也。更始使王匡、陈牧、成丹、赵萌屯新丰，李松军陝。《续汉志》：新丰有陝城。张卬、廖湛、胡殷、申

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，欲以立秋彘腰时，共劫更始，俱成前计。更始托病不出，召张印等，将悉诛之。惟隗嚣不至。更始狐疑，使印等待于外庐。印与湛、殷疑有变，遂突出。独申屠建在，更始斩之。印与湛、殷遂勒兵掠东西市，昏时，烧门入，战于宫中，更始大败。明旦，将妻子车骑百余东奔赵萌于新丰。更始复疑王匡、陈牧、成丹与张印等同谋，乃并召入。牧、丹先至，即斩之。王匡惧，将兵入长安，与张印等合。李松还从更始，与赵萌共攻匡、印于城内，连战月余，匡等败走。更始徙居长信宫。赤眉至高陵，汉县，今陕西高陵县西南。匡等迎降之，遂共连兵而进。更始城守，使李松出战，败，死者二千余人，赤眉生得松。时松弟泛为城门校尉，赤眉使谓之曰：“开城门，活汝兄。”泛即开门。九月，赤眉入城，更始单骑走。初，刘恭以赤眉立盆子，自系诏狱。闻更始败，乃出，步从至高陵，止传舍。右辅都尉严本，恐失更始，为赤眉所诛，将兵在外，号为屯卫，而实囚之。赤眉下书曰：“圣公降者，圣公：更始字。更封长沙王，过二十日勿受。”更始遣刘恭请降，赤眉使谢禄往受之。十月，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，上玺绶于盆子。赤眉坐更始，置庭中，将杀之。刘恭、谢禄为请，不能得，遂引更始出。刘恭追呼曰：“臣诚力竭，请得先死。”拔剑自刎。樊崇等遽共救止之，乃赦更始，封为畏威侯。刘恭复为固请，竟得封长沙王。更始尝依谢禄居，刘恭亦拥护之。三辅苦赤眉暴虐，皆怜更始。张印以为虑，谓谢禄曰：“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，一旦失之，合兵攻公，自灭之道也。”于是禄使从兵与更始共牧马于郊下，因令缢杀之。刘恭夜往收藏其尸，后为更始报杀谢禄。观刘恭之始终不贰，虽谢禄初亦归心，更始之为人可知。使非为诸将所挟持，其雄略，未必让光武弟兄也。然则光武之不获正位，乃正其所由成功耳。

王匡（新朝）昆阳大败后，赤眉侵扰东海郡，汉代的郡，现在山东郯城县西南。劫掠楚、即彭城。沛、汉郡，现在安徽宿县。汝南、颍川，然后回到陈留。汉代的郡，现在河南陈留县东北。又攻取鲁城，汉代的郡，现在山东曲阜县。辗转到濮阳。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北濮阳县南。更始帝定都洛阳，派使者劝降樊崇。樊崇等人听说汉室复兴，就留下军队，亲自率领二十多名赤眉军将领跟随使者到洛阳投降。更始帝把他们全都封为列侯。樊崇等人没有国邑，留在原地的部众也逐渐离叛，于是他逃回营地，统率军队进入颍川。把他的部众划分为两部分：樊崇与逢安为一部，徐宣、谢禄、杨音为一部。虽然屡战屡胜，然而部众疲敝，厌恶打仗，日夜忧愁哭泣，想回到家乡。樊崇等人商议：部众向东去必然会离散，不如向西进攻长安。更始二年，冬，樊崇、逢安自武关攻入，徐宣等人从陆浑关攻入，汉代的陆浑县，现在河南嵩县东北。两道一起攻入关中。更始三年正月，一起到达弘农。汉代的郡，现在河南灵宝县南。平陵人方望，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。方望，隗嚣担任上将军的时候，聘请他为军师。更始二年，更始帝派遣使者征诏隗嚣及隗崔、隗义等入

朝。隗义，隗崔的哥哥。隗嚣将要入朝，方望认为更始还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坚持阻止他去。隗嚣没有听从，方望留下一封信后便离开了。他信中的文字和要旨，都很有文采和远见，见《后汉书·隗嚣传》。可知他是一个富有才智与谋略的人。此时方望与安林人弓林等人在长安城中找到刘婴，将到临泾县拥立他为帝。临泾，汉代的县，现在甘肃镇原县南。更始派遣李松、苏茂等人击败他们，把他们都杀掉。又派苏茂在弘农抵御赤眉军，苏茂战败。三月，派遣李松会合朱鲔与赤眉军在蕤乡交战，《续汉书》：弘农有蕤乡。李松等人大败，丢弃军队逃走。当时王匡（绿林）、张卬驻守河东，被邓禹击败，见第三卷。逃回长安。张卬与诸将商议：“带领军队掠夺城中的财物，转战攻击所到的地方，向东回到南阳。此事如果不能成功，再进入湖池中做盗贼。”申屠建、廖湛等都赞同，一起进入宫中劝说更始帝。更始帝很生气，不理他们。张卬等人不敢再次进言。这也可以看出，更始不是懦弱的人。此时赤眉连战连胜，部众大规模地集结在一起，于是把一万人划为一营，总计三十营。进发到华阴。有一个齐地的巫人常常出现在军中，击鼓舞蹈祭祀城阳景王，以求福祉。齐巫欺骗他们说：“景王大怒说：应当做皇帝，为什么要做盗贼？”有嘲笑齐巫的人就得病，军中惊恐震动。方望的弟弟方阳，怨恨更始帝杀了他的哥哥，游说了樊崇等人：拥立宗室，秉持大义向西征伐更始。刘盆子，是城阳景王的后代。他的祖父刘宪，元帝时被封为式侯。式，汉县，不能详细知道所在的位置。他的父亲刘萌继承侯位。王莽篡位，侯国被废除，因而为式县的百姓。赤眉军经过式县，俘虏刘盆子，以及他的两个哥哥刘恭、刘茂，都在军中。刘恭从少学习《尚书》，略通大义。等到跟随樊崇等人投降，更始封他为式侯。刘恭以明经多次上言政事，被封为侍中，在长安侍奉更始帝。刘盆子与刘茂留在军中，隶属右校卒史刘侠卿，主管牧养牛羊等牲畜，称为牛吏。等到樊崇等人想立刘氏为帝，在军中寻找景王的后人，有七十多人，只有刘盆子、刘茂和西安侯刘孝跟城阳景王的关系最近。于是在札上写字为符，又把两个空札放在竹筒中，在郑北设立坛场祭祀城阳景王。三人根据年龄的大小在竹筒中摸札。刘盆子年龄最小，最后得到有符的札。诸将于是皆称臣，拜见刘盆子。刘盆子当时十五岁，披着头发，赤着脚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冒出了一身冷汗。看见众人拜见，十分惊恐，想哭。刘茂对他说：“好好地藏着这个符。”刘盆子就咬断丢弃那个符，又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依附刘侠卿。按：刘盆子是列侯的儿子，他的哥哥精通《尚书》，对更始帝的节义十分突出，见下文。虽然说他很小的时候就饱经战乱，四处流离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，但他的粗野鄙陋似乎还没有到这种地步。而且当时赤眉并非贫弱不堪，怎么可能找到刘盆子让他抽签时，还让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赤着脚走路呢？由此看出，这些文字记载得并不详细。赤眉军原本是临时凑集求取活命的乌合之众，胸无大志，此时

屡战屡胜,逼近长安,于是有取代更始帝的意图。史书上说樊崇虽然勇猛过人,为众人所崇拜,然而不知道读书识字;徐宣以前是县里的狱吏,精通《易经》;因而大家共同推举徐宣为丞相,樊崇为御史大夫。由此可见,樊崇的才略是不足以胜任君主的。樊崇等人既然不能胜任君主,根据当时的形势,自然以拥立宗室最为合适;而想拥立宗室,自然应该在乡里中寻找一个刘氏后裔。刘盆子年纪最小,容易操纵,这大概是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的原因。齐巫狂怒,也未必不是篝火狐鸣(陈胜起义前,让人在夜晚装成狐狸叫“大楚兴,陈胜王”,表示天命,迷惑人心)之类的事。更始帝派遣王匡、陈牧、成丹、赵萌驻屯在新丰,李松驻军在阡。《续汉志》记载,新丰有阡城。张印、廖湛、胡殷、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一起商量,想在立秋举行飧饗礼(天子于立秋日射牲以祭宗庙之礼)时,一同劫持更始帝,然后推行先前定下的计策。更始托辞有病不出来上朝,召来张印等人,想将他们全部杀掉。只有隗嚣不来。更始有点犹豫,就让张印等人^①在外庐等待。张印与廖湛、胡殷怀疑有变故,就逃了出来。只有申屠建还在,更始帝就杀掉他。张印与廖湛、胡殷就带领军队掠夺东西市,黄昏时分,烧掉官门进入官中,在官中交战,更始帝的军队大败。第二天早上,更始帝带着妻子儿女以及一百多名车骑向东逃到新丰投奔赵萌。更始帝又怀疑王匡、陈牧、成丹与张印等人同谋,于是把他们一起召来。陈牧、成丹先到,更始帝立即杀掉他们。王匡害怕,就带领军队进入长安,与张印等人合兵。李松回来依从更始帝,与赵萌一起在城内攻打王匡、张印,双方连续交战一个多月,王匡等人败走。更始迁居长信宫。赤眉军到达高陵,汉代的县,现在陕西高陵县西南。王匡等人前去迎接并投降了赤眉军,两军联合,一起向西进发。更始帝守城,派李松出去交战。李松战败,死了二千多人,赤眉军活捉李松。当时李松的弟弟李泛担任城门校尉,赤眉军派人对他^②说:“打开城门,就让你的哥哥活下来。”李泛于是就打开了城门。九月,赤眉军进入长安城,更始帝独自一人骑马逃走。当初,刘恭因为赤眉军立刘盆子为皇帝,自己把自己绑起来,然后到监狱里。这时,刘恭听说更始帝战败了,就出去,步行跟随更始帝到高陵,在传舍里休息。右辅都尉严本,担心失去更始帝,被赤眉军诛杀,因此统兵守候在传舍外,名义上是护卫,实际上是囚禁。赤眉军发出文书说:“圣公投降,圣公,更始帝的字。封他为长沙王,过了二十天,便不再接受他的投降。”更始帝于是派刘恭前去请求投降,赤眉军派谢禄受降。十月,更始帝跟着谢禄袒露上身到长乐宫请罪,把玺绶交给刘盆子。赤眉军把更始帝放在庭中,要杀他。刘恭、谢禄替他求情,赤眉军不答应,就把更始帝带了出去。刘恭在后面追赶大声说:“我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,请让我先死。”便要拔剑自刎。樊崇等人赶紧制止他。于是赦免了更始帝,封他为畏威侯。

刘恭又坚持要求封更始帝为长沙王，最后终于封更始帝为长沙王。更始曾紧挨着谢禄居住，刘恭也拥护他。三辅地区的百姓苦于赤眉的暴虐，都怜悯更始。张印很担忧，对谢禄说：“现在诸营首领很多都想把圣公夺走，一旦您失去他，诸将便会合兵攻打您，这是自取灭亡的做法啊！”于是谢禄派他的亲兵与更始一起在郊外牧马，趁机下令缢杀了他。刘恭在夜里前去收藏了更始帝的尸体，后来替更始报仇而杀掉谢禄。观察刘恭对更始始终忠贞不二，即使是谢禄，当初也曾归心于更始，那么，更始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。假使他不是被诸将所挟持，他的雄才大略，未必会低于刘演、刘秀兄弟。然而光武帝一开始没有得到帝位，正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。

赤眉既入长安，其规模弥不如更始。诸将日会论功，争言欢呼，拔剑击柱，不能相一。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，兵士辄剽夺之。又数虏暴吏民。百姓堡壁，由是皆复固守。盆子独与中黄门共卧起而已。刘恭见赤眉众乱，知其必败，自恐兄弟俱祸，密教盆子归玺绶，习为辞让之言。建武二年，正月朔，崇等大会。盆子下床，解玺绶，叩头乞骸骨。崇等皆避席顿首，抱持盆子，带以玺绶。罢出，各闭营自守，三辅翕然，称天子聪明。百姓争还，长安市里且满。得二十余日，赤眉贪财物，复出大掠。城中粮食尽，遂收载珍宝，因大纵火烧宫室，引兵而西，众号百万。自南山转掠城邑，入安定、北地。至番须中，番须，谷名，在今陕西陇县西北。逢大雪，坑谷皆满，士多冻死。乃复还，发掘诸陵，取其宝货。邓禹时在长安，见第三卷遣兵击之郁夷，汉县，今甘肃陇县西。为所败。禹乃出，之云阳。汉县，今陕西淳化县西北。九月，赤眉复入长安。时汉中贼延岑出散关，在今陕西宝鸡县西南。屯杜陵。逢安将十余万人击之，禹以逢安精兵在外，惟盆子与羸弱居城中，自往攻之。谢禄救之，夜战藁街中，禹兵败走。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，与逢安战于杜陵，大败，死者万余人。宝降安，岑收散卒走。宝密使人谓岑曰：“子努力还战，吾当于内反之。”岑即还挑战，安等空营击之。宝从后悉拔赤眉旗帜，更立己旂旗。安等战疲，还营，见旗帜皆白，大惊，乱走，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。逢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。时三辅大饥，人相食，城郭皆空，白骨蔽野。遗人往往聚为营保，各坚守不下。赤眉虏掠无所得，十二月，乃引而东归，遂为光武所灭。

赤眉军攻入长安后，他们的才略更不如更始。诸将每日聚集在一起议论功劳，争论喧闹，拔剑击打柱子，各不相能。三辅郡县营长派遣使者贡献物品，士兵就以掠夺。又多次掠夺侵暴官吏和百姓。百姓筑起壁垒，又严密防守。刘盆子只能独自与中黄门待在一起。刘恭看到赤眉军内部混乱，知道他们必定会失败，担心自己兄弟因此而遭受祸患，秘密教刘盆子归还玺绶，学习退位谦让的言辞。建武二年，正月初一，樊崇等人举行大聚会。刘盆子下床，解下玺绶，叩头请求辞去帝位。樊

崇等人都离开席子叩头,抱着刘盆子,把玺绶戴在他脖子上。聚会结束后,各自紧闭营壁自保。三辅地区稳定下来,称赞天子英明,百姓争着返回,长安市里都兴盛起来。过了二十多天,赤眉军贪图财物,又出来大肆掠夺。城中粮食吃光后,便把珍宝收集装在车上,大肆纵火烧毁官室,带领军队向西进发,部众号称百万。从南山辗转掠夺城邑,进入安定、北地。到达番须中,番须,山谷的名字,现在陕西陇县西北。遇到大雪,坑谷都被填满,士兵很多被冻死。于是又返回,发掘汉朝诸位皇帝的陵墓,取出里面陪葬的物品。邓禹这时正在长安,见第三卷。派遣军队在郁夷县攻打他们,汉代的县,现在甘肃陇县西。被赤眉军击败。邓禹于是离开长安,到达云阳县。汉代的县,现在陕西淳化县西北。九月,赤眉军又进入长安。此时汉中的叛军延岑从散关出兵,现在陕西宝县西南。驻屯在杜陵。逢安统率十多万人攻打他。邓禹认为逢安精兵在外与延岑作战,只有刘盆子与老弱病残居住在城中,亲自率军攻打他们。谢禄救援刘盆子,两军夜里在藁街中交战,邓禹的军队败退。延岑以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,与逢安在杜陵交战,大败,被杀死的人有过万。李宝投降了逢安,延岑收聚失散的士兵逃走。李宝秘密派人^①对延岑说:“你回来尽力战斗,我将做你的内应。”延岑立即返回挑战,逢安等人调集所有的军队来进攻延岑。李宝在后方全部拔掉赤眉军的旗帜,改插己方的旂旗。逢安等人作战疲惫,回到营地,看见旗帜都是白色,十分惊恐,四处乱走,自投河谷而死的有十多万人。逢安与极千人逃回长安。这时三辅发生了大饥荒,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城郭里空无一人,满地白骨。存活下来的人往往聚集起来修筑堡垒坚守,赤眉军难以攻克。赤眉军掠夺不到物资,十二月,便带领军队向东返回,被光武帝所消灭。

第二节 光武定河北自立

更始既立,刘演被杀。演本传云:光武兄弟威名日甚,更始君臣不自安,遂共谋诛伯升。^②乃大会诸将,以成其计。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,申屠建随献玉玦,更始竟不能发。初,李轶谄事更始贵将,光武深疑之,尝以戒伯升曰:“此人不可复信。”伯升不受。伯升部将宗人刘稷,数陷陈溃围,勇冠三军,时将兵击鲁阳。汉县,今河南鲁山县。闻更始立,怒曰:“本起兵图大事者,伯升兄弟也,今更始何为者邪?”更始君臣闻而心

忌之，以稷为抗威将军，稷不肯拜。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，先收稷，将诛之，伯升固争。李轶、朱鲋因劝更始并执伯升，即日害之。观诸将欲诛伯升而更始不发，则知更始本无意于杀伯升，特为诸将所胁耳。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，父城，汉县，今河南宝丰县东。拜为破虏大将军，封武信侯。更始将北都洛阳，以光武行司隶校尉，使前整修宫府。至洛阳，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。十月，持节北渡河。《安城孝侯刘赐传》云：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，未知所使，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。文叔，光武字。朱鲋等以为不可。更始狐疑，赐深劝之，乃拜光武行大司马，持节过河。《冯异传》云：更始数欲使光武徇河北，诸将皆以为不可。是时左丞相曹光，子诩为尚书，父子用事，异劝光武厚结纳之。及度河北，诩有力焉。盖时新市、平林诸将，与南阳刘宗，齟齬殊甚，故光武欲脱身不易如此。然非脱身而出，则为诸将所牵率，亦终于败灭耳。光武之力求出，盖以此也。

更始被立为皇帝，刘演就被杀了。《后汉书·刘演传》说：刘演、刘秀兄弟威名日益强盛，更始君臣内心不安，便一起谋划诛杀刘伯升。刘演的字。于是更始帝大会诸将，想实现他的计策。更始取来刘伯升的宝剑观看，申屠建接着献上玉块，更始最终没有行动。当初，李轶谄媚更始的亲信将领，刘秀很怀疑他，曾经以此劝告刘伯升说：“这个人不能再相信了。”刘伯升不听。刘伯升的部将同族人刘稷，多次冲锋陷阵，击溃敌军的包围，勇冠三军，此时正率领军队进攻鲁阳。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南鲁山县。听说更始被立为皇帝，生气地说：“最开始起兵谋划大事的人，是伯升兄弟！现在更始怎么会被立为皇帝呢？”更始君臣听说后，心里很是忌惮他。于是任命刘稷为抗威将军，刘稷不肯接受。更始于是与诸将陈兵数千人，先收捕刘稷，要杀掉他，伯升坚持力争。李轶、朱鲋趁机劝告更始一并逮捕刘伯升，当天杀害了他。看诸将想诛杀刘伯升而更始不肯行动，可以知道更始本来无意杀害伯升，只是被诸将胁迫而已。刘秀从父城乘车到达宛城谢罪，父城，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南宝丰县东。被任命为破虏大将军，封为武信侯。更始将要向北定都洛阳，任命刘秀代理司隶校尉，让他前去整修宫室官府。刘秀到达洛阳，于是派遣光武以破虏将军暂代大司马的职位。十月，光武手持符节向北渡过黄河。《后汉书·安城孝侯刘赐传》说：更始想令亲近的大将巡行河北，不知派谁去。刘赐说诸位将领之中只有文叔可用。文叔，光武的字。朱鲋等人认为不可。更始犹豫，刘赐极力劝说，于是让光武暂代大司马的职位，手持符节渡过黄河。《后汉书·冯异传》说：更始多次想让光武巡行河北，诸将都认为不可。此时左丞相曹光，他的儿子曹诩为尚书，父子都担任要职，冯异劝光武深与他们结交。等到要去河北，得到了曹诩很大的帮助。大概这时的新市、平林诸将，与南阳刘氏宗族，矛盾冲突得很厉害，所以光武想

脱身却是如此的艰难。然而不脱身出去,那么就会被诸将牵制,也最终会陷于灭亡。光武极力请求外出,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光武至河北,遇一大敌,时为王昌。《昌传》云:昌一名郎,邯郸人。素为卜相,工明星历,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。时赵繆王子林^{景帝七世孙}好奇数,任侠于赵魏间,多通豪侠,而郎与之亲善。初,王莽篡位,长安中或自称成帝子舆者,莽杀之,郎缘是诈称真子舆。林与赵国大豪李育等立之邯郸,时更始元年十二月也。《光武本纪》云:进至邯郸,故赵繆王子林说光武曰:“赤眉今在河东,但决水灌之,百万之众,可使为鱼。”光武不答,去之真定。^{今河北正定县}林乃立郎为天子。盖林等皆河北豪侠,与光武未能相合,故别树一帜也。郎遣将帅徇下幽、冀,移檄州郡。赵国以北,辽东以西,皆从风而靡。二年,正月,光武北徇蓟,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。故广阳王子刘接,^{广阳王名嘉,武帝五世孙}起兵蓟中以应郎。光武复南出。时惟信都太守任光,^{信都,今河北蓟县。光,宛人,与光孙。武破王寻、王邑,更始以为信都太守。}和成太守邳彤,^{王莽分巨鹿为和成郡,居下曲阳。彤为卒正。光武至,彤降,复以为太守。下曲阳,汉县,在今河北晋县西。}坚守不下。光武至信都,谓光曰:“伯卿,^{光字}今势力虚弱,欲俱入城头子路、^{东平人,姓爰,名曾,字路。与肥城刘诩,起兵卢城头,故号其兵为城头子路。寇掠河济间,众至二十余万。更始立,曾遣使降,拜曾东莱太守,湖济南太守,皆行大将军事。是岁,曾为其将所杀,众推诩为主。更始封诩助国侯,令罢兵归本郡。肥城,汉县,今山东肥城县。卢,汉县,今山东沂水县西南。}力子都兵中,力子都,东海人。起兵乡里,钞击徐兖界,众六七万。更始立,遣使降,拜子都徐州牧。为其部曲所杀。余党复相众,与余贼会于檀乡,其渠帅董次仲,与五校合。建武二年,为吴汉所破。见下。《后汉书注》云:今兖州瑕丘县东北有檀乡。唐取丘县,在今山东滋阳县西。何如?”光曰:“不可。”光武曰:“卿兵少,何如?”光曰:“可募发奔命,出攻旁县,若不降者,恣听掠之,人贪财物,则兵可招而致也。”时彤亦来会。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,西还长安。彤言:“明公既西,邯郸城民,不肯捐父母,背城主,而千里送公,其离散可必也。”乃拜彤为后大将军,光为左大将军,从。光多作檄文,曰:“大司马刘公,将城头子路、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,击诸反虏。”遣骑驰至巨鹿界中,吏民得檄,传相告语。光武遂与光等投暮入堂阳界。^{堂阳,汉县,今河北新河县西。}使骑各持炬火,弥满泽中,光炎烛天地,举城震怖。彤亦先使晓譬吏民,其夜即降。王郎遣将攻信都,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。光武使任光救信都,光兵于道散降王郎。会更始遣将攻破信都,光武乃使信都都尉李忠还行太守事,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,诛杀数百人。时昌城人刘植,^{昌城,汉县,今河北滦县西南。}宋子人耿纯,^{宋子,汉县,今河北赵县北。}各率宗亲子弟,据其城邑,以奉光武。而真定王刘扬,起兵以附王郎,众十余万。光武遣植说扬,扬降。光武因留真定,纳郭后。后,扬之甥,以此结之也。^{后扬复造作讖记以惑众,建武二年,遣耿纯诛之。}于是北降下曲阳。众稍合,乐附者至数万人。复北击中山,所过发奔命,移檄边部,共击邯郸。郡县还复响应。南入赵界,攻王郎大将李育于柏人,^{汉县,见第四章第一节。}不下。会上谷太守耿况,^{王莽改上谷为朔调,况为连率。以莽所置,不自安,使子奔诣更始求自固。道谒光武,留署门下。渔阳太守彭宠,宛人。父史。蓟乱,光武南驰,奔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,各发突骑二千匹,步兵千人,以佐光武。}渔阳太守彭宠,^{宛人。父史。哀帝时为渔阳太守。王莽居摄,遇害。宠少为郡吏,从王邑东拒汉军。到洛阳,闻同产弟在汉军中,惧诛,即与乡人吴汉亡至渔阳,抵父时吏。更始立,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,承制得专拜二千石以下。鸿至蓟,以宠、汉并乡间故人,相见欢甚,}

即拜寇偏将军，行渔阳太守事，汉安乐令。汉说寇从光武，耿况亦使寇恂至，寇乃发兵，与上谷兵合而南。安乐，今河北顺义县西。各遣其将吴汉、寇恂等将突骑来。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。光武因大飨士卒，东围巨鹿，月余不下。耿纯说光武径攻邯郸。五月，拔之。王郎夜亡走，追杀之。收文书，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。光武不省，会诸将军烧之，曰：“令反侧子自安。”案光武为客军，而王郎为河北豪杰，其势实不相敌。光武所以终克郎者，得渔阳、上谷之力实多，边兵强而内郡弱，其势防见于此矣。更始遣立光武为萧王，令罢兵，与诸将有功者还长安。遣苗曾为幽州牧，韦顺为上谷太守，蔡充为渔阳太守。耿弇说光武不可从，愿归幽州，益发精兵，以集大计。光武大悦，遂辞以河北未平，不就征。拜弇为大将军，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。弇到上谷，收韦顺、蔡充斩之。汉亦诛苗曾。于是悉发幽州兵，引而南。

光武(刘秀)到达河北，遇到一个大敌，王昌。《后汉书·王昌传》说：王昌又叫王郎，邯郸人，平时以卜相(占卜看相以断吉凶)为职业，精通天文历法，一直认为河北有天子气。当时，赵缪王的儿子刘林^{景帝七世孙}喜欢奇异的术数，在赵地、魏地之间以侠义自任，结交了很多豪杰，而王郎与他关系十分亲密。当初，王莽篡位，长安城中有人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刘舆，王莽把他杀掉，王郎便据此假称自己是真正的刘舆。刘林与赵国的大姓豪强李育等人在邯郸拥立王郎为帝。此时是更始元年十二月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本纪》说：光武来到邯郸，前赵缪王的儿子刘林游说他：“赤眉军现在在河东，只需决开黄河大堤淹他们，即使有百万人马，也能让他们全军覆没。”光武没有回答，离开邯郸去了真定。^{现在河北正定县}刘林于是立王郎为帝。大概刘林等人都是河北的豪侠，与光武的意愿不一致，因此别树一帜。王郎派遣将帅巡行幽州、冀州，发布文告通知州郡。赵国以北，辽东以西，都望风归附。更始二年，正月，光武向北巡行到蓟。王郎悬赏十万户食邑求购光武的首级。前广阳王的儿子刘接，^{广阳王名叫刘嘉，汉武帝的五世孙。}在蓟起兵响应王郎。光武又向南逃走。这时只有信都太守任光，^{信都，现在河北蓟县。任光，宛(南阳)人，曾与光武一起攻破王寻、王邑，更始任命他为信都太守。}和成太守邳彤，^{王莽分割巨鹿郡的一部分设置为和成郡，治所在下曲阳。邳彤担任卒正。光武到达此地，邳彤投降，光武又任命他为大守。下曲阳，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北晋县西。}坚守城池，王郎的军队不能攻下。光武到达信都，对任光说：“伯卿，^{任光，字伯卿。东平人，姓爱，名曾，字路。与肥城刘诩在卢城头起兵，所以称呼他的兵马为城头子路。}现在我们势力虚弱，我想和你一起投靠城头子路、^{力子都，东海人。在家乡起兵，侵略黄河、济水之间，部众有二十多万。更始立为皇帝后，爱曾派遣使者请降。更始帝封爱曾为东莱太守，刘诩为济南太守，都代行大将军的职责。当年，爱曾被他的部将杀死，众人推举刘诩为首领。更始帝封刘诩为助国侯，让他解散军队回到故郡。肥城，汉代的县，现在山东肥城县。卢，汉代的县，现在山东沂水县西南。}力子都的军中，^{后来被他的部将所杀。残留的部众又聚集在一起，与其他的盗贼汇集在檀乡。首领董次仲，与五校合兵。建武二年，被吴汉击败，见下文。《后汉书注》说：现在兖州瑕丘县东北有檀乡。唐代的瑕丘县，在现在山东滋阳县西。}怎么样？”任光说：“不可以。”光武说：“但你兵少，怎么办呢？”任光说：“可以征发奔命军，攻打附近的县，有不降的，就放任他们掠夺，人贪财物，军队就可得到了。”这时，邳彤也来见刘秀。大家在一起商议，大多数人都认

为可以趁机让信都的军队护送光武返回长安。邳彤说：“明公（光武）既然向西，邯郸城里的百姓，必然不肯抛弃父母，背弃城主，远行千里去护送您，到时军队必然会解散。”于是光武封邳彤为后大将军，任光为左大将军，让他们跟在自己身边。任光制作了很多檄文，说：“大司马刘公，统率城头子路、力子都的百万大军正从东方前来，讨伐所有反叛的贼人。”派遣骑兵把檄文送到巨鹿境中，巨鹿的官吏百姓得到檄文，相互传告。光武便与任光等人在傍晚进入堂阳地界。堂阳，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北新河县西。派遣骑

兵手持点燃的火把，充满整个泽中，火光照亮天地，巨鹿城全城震动；邳彤事先派人通知巨鹿城中的官吏百姓，他们当夜就投降了。王郎派人攻打信都，信都的强宗大姓马宠等人打开城门把王郎的军队放进去。光武派任光救援信都，任光的军队在路上解散投降了王郎。恰逢更始帝派遣将领攻破信都，光武便让信都都尉李忠回

去代理太守之职，收捕郡中依附王郎的大姓，诛杀数百人。这时，昌城人刘植，昌城，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北滦县西南。宋子人耿纯，宋子，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北赵县北。各自率领宗族子弟，据守城邑，以归附光武。然而真定王刘扬，起兵依附王郎，部众有十多万

人。光武派刘植前去游说刘扬，刘扬投降。光武因此留在真定，娶了郭后。郭后是刘扬的外甥女，光武以此结交刘扬。

后来刘扬又制作谶记迷惑众人，建武二年，光武帝派遣耿纯将他杀掉。于是向北降服下曲阳。部众逐渐集结在一起，乐于依附光武的人达到数万。又向北进攻中山。所经过的地方都征发奔命军，发布告示给边境的军队，一起攻打邯郸。郡县接连响应。向南进入赵国地界，在柏人。汉代的县，见第四章第一节。

攻打王郎的大将李育，不能攻下。恰逢上谷太守耿况、王莽改上谷为朔调，耿况为连率。耿况因为自己是被王莽任命，心里不安，于是派遣儿子耿种拜见更始，以求巩固自己的地位。耿种在中途拜见光武，便留下来暂代为门下吏。蒯地反叛，光武向南奔逃，耿种劝说耿况派寇恂向东联合彭宠，各自派遣精锐骑兵二千人，步兵一千人，援助光武。渔阳太

守彭宠，宛人。父亲为彭宏，哀帝时为渔阳太守。王莽居摄时，被杀掉。彭宠年轻时为郡吏，跟随王邑向东抵御汉军。到达洛阳，听说自己弟弟在汉军中，害怕受牵连而被杀掉，就与同乡吴汉逃亡到渔阳，投靠父亲的老部下。更始立为皇帝，派遣谒者韩鸿持节巡行河北各州，秉承皇帝旨意能够自行任命二千石以下的官吏。韩鸿达到蓟，因为彭宠、吴汉都是同乡好友，见面后很高兴，于是任命彭宠为偏将军，代理渔阳太守，吴汉为安乐令。吴汉劝说

彭宠依附光武，耿况也派寇恂前来，彭宠就派出军队，与上谷兵联合南下。安乐，现在河北顺义县西。各自派遣部将吴汉、寇恂等统领精锐骑兵前来助阵。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讨伐王郎。光武因而重重地犒赏士卒，向东包

围了巨鹿，一个多月没能攻下。耿纯建议光武直接进攻邯郸。五月，攻下邯郸。王

郎趁夜逃走，汉军追杀了他。接收王郎的文书，搜到部下与王郎勾结以及谤毁自己的文书数千份，光武看都不看，招集诸将，当着他们的面直接烧掉了，说：“翻覆不定的家伙可以安下心了。”

案光武作为外来的将帅，而王郎却为河北本地的豪杰，双方力量的对比确实很悬殊。光武之所以最终能够打败王郎，得到渔阳、上谷的帮助

其实是很大的。边兵精锐而内郡兵力薄弱，这种形势由此可见一斑。更始派封光

武为萧王，令他解散军队，与诸将中有功的人返回长安；又派遣苗曾担任幽州牧，韦顺担任上谷太守，蔡充担任渔阳太守。耿种建议光武不要接收命令，自己愿意回

到幽州，增派精兵，以谋划大计。光武很高兴，以河北还没有平定为借口，不执行更始的诏令。于是，光武任命耿弇为大将军，与吴汉向北征调幽州十郡的军队。耿弇到达上谷，逮捕了韦顺、蔡充，把他们都杀掉。吴汉也杀掉苗曾。于是征调幽州所有的军队，带领他们南下。

时海内割据者众，而《后书》所云“别号诸贼铜马、大彤、高湖、重连、铁胫、大枪、尤来、上江、青犢、五校、檀乡、五幡、五楼、富平、获索等，各领部曲，众合数百万人，所在寇掠”者，为害尤巨。盖此辈皆流寇，略无规模，尚不足语于割据也。光武乃先定之。更始二年，秋，击铜马于邳，汉县，今河北东鹿县东。绝其粮道，积月余日，贼食尽，夜遁去。追至馆陶，汉县，今山东馆陶县西南。大破之。受降未尽，而高湖、重连从东南来，与铜马余众合。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，山名，在今河北完县西。悉破降之，封其渠帅为列侯。降者犹不自安，光武知其意，勅令各归营勒兵，乃自乘轻骑案行部陈。降者更相语曰：“萧王推赤心置入腹中，安得不投死乎？”由是皆服。悉将降人分配诸将，众遂数十万。光武前此，实藉郡县归附，发其兵以事征讨，至此始自有大军矣。赤眉别帅与大彤、青犢十余万众在射犬。《耿弇传》云：青犢、上江、大彤、铁胫、五幡。射犬，聚名，在今河南沁阳县东北。光武进击，大破之，众皆散走。初，光武与谢躬相忌，光武尝请躬置酒高会，欲因以图之，不克，见《马武传》。虽俱在邯郸，遂分城而处。躬既而率兵数万，还屯于邳。光武南击青犢，谓躬曰：“我追贼于射犬，必破之。尤来在山阳者，汉县，今河南修武县西北。必当惊走。以君威力，击此散虏，必成禽也。”躬曰：“善。”自率诸将军击之，穷寇死战，其锋不可当，躬遂大败。光武因躬在外，使吴汉、岑彭袭其城，杀躬，其众悉降。于是更始之力，不复及于河北矣。

此时海内割据的势力众多，而《后汉书》所说“别号为铜马、大彤、高湖、重连、铁胫、大枪、尤来、上江、青犢、五校、檀乡、五幡、五楼、富平、获索等盗贼，各自率领部曲，部众合在一起有数百万，四处寇掠”的，造成的危害尤其巨大。大概这些人都是流寇，基本上没有才略，还不足以说他们为割据的势力。光武首先平定他们。更始二年，秋，在邳县击败了铜马军，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北东鹿县东。断绝他们的粮道，连续超过一个月，盗贼的食物吃完，趁夜逃去。汉军追到馆陶，汉代的县，现在山东馆陶县西南。大败铜马军。受降还没有完毕，高湖、重连从东南方前来，与铜马残部联合。光武又与他们在蒲阳大战，山的名字，现在河北完县西。将他们全部击败并降服，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。投降的人心里还是不安定。光武知道他们的心思，勅令各首领回到自己的营地统率军队，自己独自骑马巡视各部。投降的人相互传告说：“萧王（光武）对我们推心置腹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效死力呢？”于是全部真心归服。光武把所有投降的人都分配给诸将领，部众达到数十万。光武此前，实际上借助郡县归附，调发他们的军队进行征讨，至此便有自己

的大军了。赤眉偏军的将领与大彤、青犊十多万人在射犬。《后汉书·耿纯传》记载：青犊、上江、大彤、铁胫、五幡。射犬，聚的名字，现在河南沁阳县东北。光武发兵进攻，大败了他们，残部逃走。当初，光武与谢躬相互猜忌，光武曾设置酒宴邀请谢躬，想趁机除去他，没能实现，见《后汉书·马武传》。两人虽然都驻扎在邯郸，但是分城而居。谢躬不久率领数万军队返回邺县驻屯。光武向南攻打青犊，对谢躬说：“我追击贼兵到射犬，必定能打败他们。尤来在山阳的，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南修武县西北。一定会惊恐逃走。凭借您的威力，击败这些分散的盗贼，必能将他们全部擒获。”谢躬说：“好。”独自率领诸将军攻打这些盗贼，陷于绝境的盗贼拼死作战，锋芒不可以抵挡，谢躬大败。光武趁谢躬在外面作战，派遣吴汉、岑彭袭击他驻守的城池，并杀死谢躬。谢躬的部众全部投降。于是更始的势力，便不再到达河北。

时赤眉入函谷关攻更始，光武乃遣邓禹引兵而西，以乘其乱。更始使朱鲋、陈侨、李轶与河南太守武勃屯洛阳。光武将北徇燕赵，以魏郡、河内，独不逢兵，城邑完，仓廩实，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；冯异为孟津将军，统二郡，军河上，与恂合势，以拒鲋等。明年，更始三年，而光武之建武元年也，光武北击尤来、大枪、五幡于元氏，汉县，今河北元氏县西北。追至右北平，连破之。又战于顺水北，乘胜轻进，反为所败。贼亦引去。大军复还，至安次，汉县，今河北安次县西北。与战，破之。贼入渔阳，遣吴汉穷追，贼散入辽西东，或为乌桓、貉人所钞击，略尽。于是诸将议上尊号。六月，即帝位于鄴。改为高邑，今河北柏乡县北。初，李轶与光武首结谋约，加相亲爱，及更始立，反共陷伯升，虽知长安已危，欲降，又不自安。冯异遗轶书，说以转祸为福，轶亦报书，言思成断金，惟深达萧王。轶自后不复与异争锋。异得北攻天井关，在山西晋城城南。拔上党两城，南下成皋以东十三县。武勃将万余人攻讨畔者，异度河破斩勃，轶又不救。异见其信效，具以奏闻。光武故宣露轶书，令朱鲋知之。鲋怒，使人刺杀轶，由是城中乖离，多有降者。光武既即位，使吴汉围鲋于洛阳。九月，赤眉入长安，更始奔高陵，光武封为淮南王。朱鲋等犹坚守不肯下。光武以岑彭尝为鲋校尉，令往说之。鲋曰：“大司徒被害时，鲋与其谋，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，诚自知罪深。”彭还具言。光武曰：“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。鲋今若降，官爵可保，况诛罚乎？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。”彭复往告，鲋乃降。十月，光武入洛阳，遂定都焉。

当时正值赤眉军进入函谷关攻打更始帝，光武于是派遣邓禹带领军队向西，想趁乱发动进攻。更始帝派遣朱鲋、陈侨、李轶与河南太守武勃屯守洛阳。光武将要向北巡行燕、赵两地，认为魏郡、河内没有遇到兵燹，城邑完整，仓廩充实，于是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；冯异为孟津将军，统领二郡，驻军黄河边上，与寇恂合力抵御朱鲋等。第二年，为更始三年，也就是光武帝建武元年，光武向北在元氏。汉代的县，现在河北元氏县西北。